



曲艺说唱卷

王國臣作品選

WANG GUO CHEN ZUOPIN XUAN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曲 艺 说 唱 卷

WANG GUO CHEN ZUOPINXUAN · QUYISHUOCHANGJUAN

986436

王 國 臣 作 品 選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 许长军

封面设计: 王向群

王国臣作品选

(曲艺·说唱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625 ·插页3

字数: 200,000

1994年12月第 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7-02965-9/G·509 定价: 11.60元

每套定价: 36.40元

一个同行者的旁白

(代 序)

杨维玲

国臣坐在写字台前发呆，许久不语不动。

我凑到近前，见他面前的稿纸上列着长长一串名字，全是他一向敬重的名家、领导和师友，我明白了，他在琢磨究竟该请谁为他的“作品选”作序。

“你看我行吗？”我轻声问他。

他扭过头来，直直地看我，大概是揣摩我是否在跟他开玩笑。

不，不是玩笑，我态度认真且理由充分。

初踏人生之旅，我是他同期下乡的“荒友”；初习文墨，我也曾是他的文友；他坚持笔耕二十余载，我几乎是他全部作品的第一读者（他以往发表的八百六十万字作品中，有一半儿是我替他誊抄的）；同时，我还是与他风雨同行，已然共同生活了十八年的妻子。

他点头了。起身把写字台让给我。

拿起笔来，该从哪儿说起呢？

1970年夏天，黑河地区文化局在北安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到会三十多人，多数是各条战线的业余创作骨干。我在那次会上结识了他。当时我是龙门农场的宣传干事，他是苏家店农场五分

场的“知青”组长。他身材单薄，相貌平平，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坐在会议室角落里，是谁都不注意他。到了讨论作品阶段，他爆了个冷门儿，一下子从衣兜里掏出了足有五斤干豆腐厚的稿子，小话剧、对口词、故事、朗诵诗、群口快板、山东快书……，不紧不慢绘声绘色地念了整整一天。那些用信纸、包装纸、彩色标语纸写成的“作品”，没有一篇当场通过的，几乎全部被“枪毙”了，但摆在桌上的那一摞“高度”与“厚度”，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他告诉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哈尔滨晚报》发表了他六行长短不齐的顺口溜儿，同学们一哄声儿地叫他“作家”。于是，在他根本不懂那两个字确切内涵的时候，便开始做“作家梦”了。这个梦，从一开头就充满了艰辛。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便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因为家庭拖累无法出去工作，兄弟五个他最大，家里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上中学住校，每周末他步行十八里回家，往学校背一包足够下一个星期吃的大饼子。离家返校之前，四个弟弟列成横排，十二岁的二弟、九岁的三弟、六岁的四弟、三岁的五弟依次伸出藏在各自身后的一只小手，手心里都攥着一些拣废纸、碎玻璃换来的零钱——最多的五角，最的少四分。

（当时，四分钱可以在学校食堂买两块臭豆腐或者两碗清汤。）

每当这个场面出现，他总是急匆匆地抓过那些零钱，一声不吭，掉头就走。他怕，怕自己脸上的泪水冲掉弟弟们脸上的微笑……

在校课余时间，同学们如鸟出笼，成群结伙地跑出去玩，只有他独自一人躲在寝室里看书，看一切能找到、能借来的文学书

刊。

“停课闹革命”，他这个“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写——写大字报、小字报、《造反战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脚本……

下乡之后，在“早晨三点半（起床），地里两顿饭，晚间看不见（收工）”的生活中他还在写，写出了后来我在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看到的“五斤干豆腐”。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一路不停地写下去，终于把自己写进了农场宣传队、农场局宣传队，写成了“编导”。1974年全省知青会演，给他带来了第一次“辉煌”。当时国营农场代表队演出的专场引起了轰动，这台综合性文艺节目的文字脚本大部份由他执笔创作，评书《塞北哨兵》、相声《赶车记》、话剧《边疆的种子》、朗诵诗《壮丽的青春》等等，电台录音，电视台录像，报纸杂志发表，出版社汇集出书。他本人在省电台发表完广播讲话之后，又被弄到哈师大中文系去“工农兵上讲台”……

这段被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夸张得近乎可笑的经历，对他来说来是一次肯定，一种鼓舞。

人在低头弓背奋力追求的时候，常常需要肯定，需要鼓舞。这种“肯定”和“鼓舞”，奠定了他人生价值的取向，也奠定了我与他共同生活的基础。

1977年初春，我们结婚了，开始了迄今二十来年的朝夕相处。在我身边这二十来年，他基本上没在“今夜”睡过觉，几乎天天熬到凌晨一、两点钟，偶尔破例，那是因为他遇上了特别高兴或者特别不高兴的事，喝醉了。

在黑河那些漫长的冬夜，他脚上穿着毡底棉鞋，腿上搭着棉被，肩上披着棉大衣，往桌上一卧就是六、七个小时。停笔之后，抓过事先备在旁边的酒瓶于捋两口，试探着活动好一会儿才

能慢慢站起来。上床，躺倒，我拥着他个把钟头才能把他凉透的身子暖过来。偏偏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外出，一年有半年不在家。在大都市装空调的宾馆，在小县城有暖气的招待所，我常常夜不能寐，惦记黑龙江边上那个靠火墙火炕取暖的家，思念家里那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在外面被人接待赴宴喝酒的时候，我的神思常常从欢悦热烈的气氛中游离，猛然想起家里的他。他这人在日常生活中笨得出奇，连最简单的饭都做不好，闹过不少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粥锅里馏馒头，弄得锅结嘎巴，馒头“挂浆”，满锅台饭粒儿。凉水下锅煮冻饺子，一手拿勺子、一手拿本书，眼睛看着书，勺在锅里搅，终于把饺子搅成了一锅粥……有一次我在哈尔滨学习仨月回到家，一进门儿便满怀歉疚地想“表现”一下，问儿子：“爱吃什么菜，告诉妈！”我那时只有四岁的小混蛋脱口说了一句：“爱吃爸爸做的酱油拌粉条儿！”我哭了。搂着儿子哭了半下午。

他一直是宣传文化战线的业务骨干，我比较早地被选拔出来当中层领导干部，两个人“比着忙”，时常谁也顾不上谁。每逢我外出，他再为难也不说一句拖腿、抱怨的话，总是默默地帮我装包，送我上路。只要我在家，不管多忙多累我也陪他打夜班，他一边写，我一边抄，或者他前半夜写我后半夜抄，天亮替他把稿子寄走。省里的一家文艺月刊，最多的时候一年之间发过他十三篇作品，他交稿从不误期，也没有返工重写的时候。

说实在的，陪他熬夜，帮他抄稿，我感觉很充实，很惬意。清冷的灯光里飘着他吐出来的烟，静谧的小屋里只有“沙沙”笔响，隔桌对坐，我们在一起。这种“在一起”，不是谁都能做到，谁都能理解的。誊抄草稿的人当然是“第一读者”。抄着，读着，时常被吸引，随之激动或感伤，甚至不知不觉地落下泪来。《中国黑人》《倒霉的姑娘》《山神》《杨四姐告状》《水火姻缘》

《马老二送礼》《呼噜案》《北大荒——北大仓》……一部部各种体裁的新作，取材于我们的亲身经历或共同的耳闻目睹（有些素材则是我为他提供或者补充的），通过他独特的透视、巧妙的编织，蘸着北大荒黑土地孕育出来的野火山风冰川雪阵一般的强烈爱憎，一番挥洒，一通倾吐，读起来特别亲切，特别解渴，甚至“解恨”！

三天三夜，五天五夜，最长八天八夜——他一回又一回地突击，一次又一次地“冲刺”。最多的时候一昼夜写一万三千字（我跟着抄的，绝对没夸张）。二十多年来，通过书报杂志、广播电视、剧院舞台发表的作品，加上个别没发的、一部作品改写几遍的文字量，他爬过的方格、写过的汉字大概超过一千万了吧？

——只多不少。

结果是什么呢？很多人都知道的是他曾三十多次在省以上获奖，几年前就被评上了广播电视系统为数不多的国家二级编剧，被同行们戏称为北大荒“地方名酒”，圆了他的作家梦；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他三十二岁发现脊柱弯曲，四十一岁开始戴老花镜，身高一米七四的大男人，近几年体重从来没超过一百一十斤。

“看你熬这个熊样儿，狼见了掉眼泪（没处下口），鬼见了犯嘀咕（谁是鬼呀？），图希个啥！”

亲友心疼他，谈笑间时常这样诤问。

一到这时候，他总是自嘲地一笑：“图啥？图希出名得利。”

这话，不完全是玩笑。“作家”毕竟不是梦出来的，想实现夙愿，就得写，就得拼，就得熬。作品发表就给稿费，虽然微薄，但能源源不断，实在是我们这个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补充。

两家老人就医、保养，孩子上学，添置家电，改善日常生活，资

助比我们困难得多的亲友，“礼尚往来”……仅靠我俩那点有数的工资怎么行呢？他常年熬夜，除了志趣所致之外，有“挣钱”意识。但我知道，他不是那种为了钱什么东西都写、什么稿子都卖的文人。看过《致命伤》《丁字路口》《盗案背后》《旷野女尸》的读者，可能会认同我的观点——他写的“通俗文学”作品中，同样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80年春节期间，我的老母亲突然中风失语、半身瘫痪，住进了黑河地区医院。陪护的只有我们夫妻俩，因为工作和孩子的拖累，他守在病房的时候居多。喂饭、喂药，料理排泄，翻身、按摩，讲笑话，念“唱本儿”……全忙完了，老人睡了，他却不能睡，想睡也没地方儿。前面摆只方凳当桌子，后边放倒个方凳当椅子，在病床旁坚持写作！收入这套集子中的中篇鼓词《杜十娘》和另外两个短篇小说，就是这期间的成果。

他是个作家，但不是职业作家，甚至不能算是“专业作家”。多年来他一直顶岗位，有角色，他是在竭力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坚持创作的，而且作品的题材、形式还常常被“工作需要”所规定，所左右。在北安农场局当文化干事、宣传队长，他的主要作品是舞台演出的节目脚本。在黑河地区艺术馆当创作编辑部主任，主办综合性文艺刊物《黑水》，他辅导什么实践什么，编辑什么练及什么，几乎涉猎了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各种形式都拿出一些上乘之作，还为地、县专业剧团创作了一批获奖剧本。担任地区艺术学校校长和地区文化局文化科长期间，创作了一批电视文学剧本，成为当时“黑河电视剧”创作群体的主要骨干。考入黑龙江省宣传文教干部学院上学，利用课余写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在校两年发表三十二万字，夺得省政府首届文艺创作大奖。调进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当广播剧编辑、文艺部副主任期间，写出了六十九部集广播剧文学本，为黑龙江广播剧连续多年在全

国夺冠出了把力，同时还创作了上百件广播文艺作品，策划、撰稿、导演了五届长度为五个半小时的大型春节晚会。1993年初改行到黑龙江电视台文艺部当导演，他的主要创作实践随之转入电视文艺晚会的歌词、小品和串连脚本。他写的《北大荒——北大仓》（原名《向北方》）、《酸甜苦辣都是歌》（省视《北方直播室》主题歌）、《立交桥》、《打赌谣》、《又回故乡》、《迎春大字令》等歌词，算是这个时期的例证；他撰稿并导演的《七彩铺路石》（黑龙江首届养路工人节晚会）、《春满声屏》（省广电系统职工春节联欢会）、《历史在注视》（希望工程晚会）、《梦寻北大荒》等电视文艺晚会节目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呕心沥血为东北三省‘95春节晚会《关东人》撰写的串连辞，博得了领导、专家、同行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一系列的经历、足迹和成果，说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杂家”。

对于他目前的工作岗位来说，“杂家”可能是一种优势；然而要在创作领域攀登高峰，“杂家”则远不如“专家”。

“如果我以往发表的八百多万字全是小说，会怎么样？”他这样问找。问完并不等我回答，径自叹息一声，作罢。从1968年下乡，到1986年调回哈市，在十八年的边疆生活中他至少积累了四部长篇小说的素材或题纲，但因为一直没有整块儿的时间，难以开笔。

辅导业余作者，修改、编辑他人的作品，为筹办一场个把小时的电视晚会一、两个月昼夜兼程，（播出后多数观众不见得留意片尾字幕中撰稿、导演的名字！）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贡献”，而从一个只要有时间便可以出作品的作家的精力付出来说，无异于一种牺牲。

总得有人做出种种牺牲。

他的“牺牲”不止于此，我们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

——“爸爸总给别人说事儿！”

他热情真诚，阅历丰富，思想深邃，又有很强的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认识他的人都愿意跟他交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自己。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我最大的乐趣是听他说话，跟他唠嗑。在外边忙一天，赶回家做晚饭，只要他能在旁边端杯茶或者拿支烟不停地“唠嗑”，我就心满意足。他到中央党校来看我，同学们接待他，他乘着酒兴侃起人生来，说得我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心悦诚服，一脸钦佩。每逢朋友们聚会小酌的时候，“压轴戏”总是让他说点什么或朗诵几首他自己写的充满人生哲理的小诗……因此，时常有人来找他“排忧解难”。工作难题，家庭矛盾，去留抉择，公事私事难心事，全是文学艺术以外的事。不论谁来，不管什么时候找到他，他总是认真对待。静静地听完之后，他总能从中悟出道理，找出“结症”，说出个“一二三”来。

求助的人满意地离去，他被挤占的写作时间只好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睡眠时间来填补。

因此，朋友们称呼他“老师”、“大哥”、“政委”、“老保姆”……

靠才气加勤奋换来许多作品，用能力加热忱交下许多朋友，他是“富有的”。我拥有他，感觉比他还富有。

当然，他也有苦恼，也有遗憾，也有难言的无奈，难违的“命运惯力”。

搞经济管理，当企业头头，工作的需要和便利使我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祖国各地。每每身处古都、名胜、风景区，我常常想起他的一些令人叫绝的词句——

“千年的梦想化做一声雷，喊出一条大河叫黑龙江；端起来三江波七彩，浇出一幅大画叫黑龙江……”

“大脚板儿拍醒黑土地，大烟儿炮催开达紫香；亚细亚的风卷来太平洋的浪，海南岛的鞋沾走北极村的光……”

“小鸡不叫天也亮，大江不开水也流，高山不动地也转，长风不刮云也游……”

“大铲车掘开无数大煤矿，大粮仓堆起千朵莲花山，大电站偏偏叫做小丰满，大森林绿荫遮盖大小兴安……”

如此豪壮的作品，屡屡博得盛赞。我曾亲耳听到有人夸他有“高山般的气魄，大海样的胸怀”，一句话把他说哭了——不是激动得失态，而是瞬间产生了反差极强的联想——他至今没游历过任何名山大川，没有亲眼见过大海！

一个搞创作的人，该多么需要多么渴望观光采风的机会呀！

可是不成，以往要么因为他所在的单位“穷”，要么因为他所担的角色“忙”，总之是一向穷忙，只有“下乡”的份儿，没有登过真正的“山”、下过真正的“海”。——这，对他不是一种缺憾，一种局限么？

于是，我不止一次地下决心，暗暗许愿：

我要攒一点钱。攒够之后陪他出去旅游，让山之精华水之灵秀滋养他的身体，他的心境，他的作品。

我一定要提前退休。退下来之后，跟他合作写长篇小说。（不再是单纯的“誊抄”，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乞拜苍天，让我如愿！



王国臣近照

目 录

一个同行者的旁白 (代序)	杨维玲
---------------------	-----

相声

哎呀我的妈	(1)
柜台对话	(13)
教孩子	(18)
爱称	(22)
发明家新传	(25)

小品

野鸳鸯	(30)
头等小事	(37)
人祸	(43)
够了, 早就够了	(50)
招聘	(57)
探视	(64)

歌词

酸甜苦辣都是歌	(70)
立交桥	(72)

打赌谣·····	(74)
北大荒——北大仓·····	(75)
人逢难处别发愁·····	(79)

鼓词

杜十娘·····	(81)
“李一把”搬家·····	(131)
鬼赚钱·····	(137)
新春酒令·····	(142)
水火姻缘·····	(147)

评书·故事

呼噜案·····	(199)
马老二送礼·····	(209)
特别证明·····	(217)
旷野女尸·····	(223)
盗案背后·····	(260)

拉场戏

家法鞭·····	(299)
----------	-------

哎呀我的妈

甲 跟您打听点儿事儿。

乙 什么事儿？

甲 您……有妈吗？

乙 废话！谁没妈呀？

甲 不，我是说您妈她还活着吗？

乙 （对观众）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对甲）我爸爸去世了，可我妈还活着哪！

甲 计划什么时候死啊？

乙 计划……？有做这个计划的吗？告诉你说，我 妈 她 身 体 健 壮、心情舒畅，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甲 噢，那您没给她老人家找个对象，把她嫁出去吗？

乙 啊？我给我妈找对象？！（压压火儿）没有！

甲 啊，那么您准备什么时候把她送到火葬场去呀？

乙 什么？（突然揪住甲）咱可得当面说清楚——我不疯不傻的，凭什么把我那活妈送到火葬场去？你出口不逊，找挨揍怎么的！

甲 不……那什么……您先别动气，听我慢慢说。我呀，正在研究一个社会问题，想跟您哪，搞点儿调查研究。

乙 有你这么搞调查研究的吗？咱调个个儿试试——你妈计划什么时候死啊？你给你妈找到对象了吗？是不是已经把你妈送到火葬场去啦？嗯？……（见甲惶恐地陪笑，放手）哼！今

天碰上我算你走运，要搁别人——

甲 怎么样？

乙 早就一脚把你“欢送”到台下去了！

甲 啊……哈哈，惭愧，惭愧。在下才疏学浅，激愤之中，不知所云，言语之间，多有冒犯，万望海涵，万望海涵！

乙 （对观众）这人大概有病！刚才说话粗得让人没法儿听，这么会儿功夫又酸溜溜地跄上了！（对甲勉强一笑）你也用不着客气，有什么话尽管说。

甲 （凑过去，和颜悦色、亲切委婉地）您……认识您的妈吗？

乙 ……

甲 没听明白？我问您认不认识您妈！

乙 去！再说一句我可要“欢送”你啦！

甲 （吓了一跳，瞄着乙的脚往后躲）哟，怎么了这是？

乙 怎么了？举国上下搞“四化”，各行各业争朝夕，谁有闲功夫跟你扯淡！

甲 这怎么叫扯淡呢？

乙 你让大家说说，有盼着自己的妈快点儿死的吗？

甲 有哇！我们单位就有一个。有老妈对象不好找哇，所以就盼他妈快死，还积极地为他的死“创造条件”。

乙 嗯？有给自己妈找对象的吗？

甲 有哇！我们单位就有一个。三十来岁了，就因为老妈，对象说啥也不结婚，于是他就给他妈找了个主儿，上午送亲嫁的老妈，下午迎亲娶的媳妇。

乙 啊？那么有把自己的妈妈活着送到火葬场去的吗？

甲 有哇！我们单位就有一个。老妈妈双目失明、体弱多病，屋拉屋尿。把他爱人“个应”得连月科儿里吃的奶全吐出来了！他爱人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是不把老太太处理